

明清会元状元科举文墨今译

田启霖

刘秀英◎编译

第四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明清会元状元科举文墨今译

田启霖 刘秀英◎编译

第四册

第四册·目录

清文·卷中(乾隆—嘉庆,八十七篇)

弘 历 二篇	1487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1489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不为	
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1492
赵青藜 一篇	1496
子曰盍各 之志	1498
金德瑛 一篇	1502
君子笃于 一章 会墨	1504
于敏中 二篇	1508
无为小人儒 一句	1510
人皆有不 合下二句 会墨	1514
袁 枚 二篇	1518
有教无类	1520
生而知之 次也 会墨	1526
金 甦 三篇	1530
如保赤子 远矣 会墨	1532
子击磬于卫 一节 会墨	1537
望道而未之见	1542
蒋元益 一篇	1546
孰为夫子 合下节 会墨	1548

钱维城 一篇	1552
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1554
梁国治 一篇	1558
敬鬼神而远之	1560
周 沄 一篇	1564
其养民也惠 一句	1566
吴 鸿 一篇	1570
贤者辟世 一章 会墨	1572
邵嗣宗 一篇	1577
果能此道 一节 会墨	1579
秦大士 三篇	1583
用之则行 朝考墨卷	1585
君子有三畏 四句 会墨	1590
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	1595
谢 墉 一篇	1600
子在川上 七章	1602
纪 昀 二篇	1607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1609
言未及之 六句 乡墨	1614
蔡以台 一篇	1619
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1621
王中孚 一篇	1625
愚而好自用 之道 会墨	1627
毕 沅 二篇	1631
既而曰鄙 已矣 会墨	1633

愚而好自用	之道	会墨	1637
陈步瀛	一篇		1641
红紫不以	絺绌	会墨	1643
王 杰	二篇		1648
尊五美屏四恶	何谓五美		1650
不知者以为为肉也	二句		1655
赵 翼	一篇		1660
君子周而不比	一章		1662
孙效曾	一篇		1667
子路愠见曰	一节		1669
秦大成	二篇		1674
谷与鱼鳖	胜用		1676
淳于髡曰	去之	会墨	1681
张书勋	一篇		1686
管氏有三	不摄		1688
徐 烺	一篇		1693
子在陈曰归与	狂简	会墨	1695
邵晋涵	一篇		1700
子曰若臧	之艺	会墨	1702
孙辰东	一篇		1707
子曰君子求诸己	一章	会墨	1709
严 福	一篇		1714
仲叔圉治	三句	会墨	1716
缪祖培	一篇		1721
且子食志	食忌	会墨	1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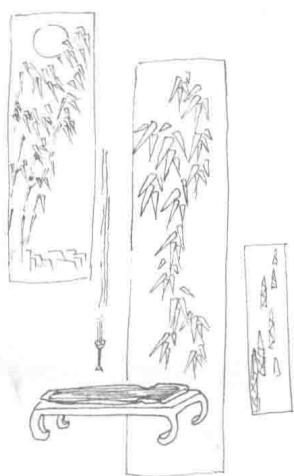
戴衢亨 一篇	1728
子曰其言之 一节 会墨	1730
管世铭 一篇	1734
君子以文会友	1736
汪如洋 四篇	1740
罔之生也幸而免 会墨	1742
天下有道 则庶人不议	1746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	1751
天时不如地利 一章	1755
钱 棨 二篇	1759
巍巍乎唯天 名焉 乡墨	1761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与道	1765
茹 棻 一篇	1770
吾为之范我 四句 会墨	1772
钱 楷 一篇	1776
点尔何如 之撰 会墨	1778
胡长龄 一篇	1782
子曰庶矣 庶矣	1784
阮 元 一篇	1788
点而何如 之撰 会墨	1790
朱文翰 一篇	1794
使数人要 三句 会墨	1796
石韞玉 一篇	1800
君命召 二句 会墨	1802

潘世恩 一篇	1806
舜有臣五人 二节 墨	1808
王以錡 一篇	1812
柴也愚参 一章 会墨	1814
王以銜 一篇	1819
柴也愚参 一章 会墨	1821
赵文楷 二篇	1825
虽曰未学 吾必谓之学矣 会墨(硃卷)	1827
日月星辰 一句	1831
王 鼎 一篇	1835
季子然	1837
姚文田 三篇	1841
子曰可与共学 一章	1843
有马者借人乘之	1848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 全章	1852
马有章 一篇	1856
民之为道也 一节 会墨	1858
顾 皋 一篇	1863
樊迟从游于 一节	1865
焦 循 一篇	1869
子华使于 二句	1871
吴廷琛 一篇	1875
三人行必有 一章	1877
万世美 一篇	1881
尧舜帅天下以仁 二句 会墨	1883

胡 敬 二篇	1887
子曰老者 怀之 会墨	1889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会墨	1893
彭 浚 二篇	1897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会墨(硃卷)	1899
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会墨(硃卷)	1904
刘嗣綰 一篇	1909
君子有三戒 一节 会墨	1911
吴信中 一篇	1916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 一节	1918
孔传纶 一篇	1922
得天下有道 四句 会墨(硃卷)	1924
洪 莹 一篇	1929
大哉圣人之道	1931
朱壬林 二篇	1935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会墨(硃卷)	1937
所谓诚其意者 一节	1942
蒋立镛 一篇	1946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会墨	1948
林则徐 一篇	1952
子曰中庸之为 二句 会墨	1954
瞿 溶 一篇	1959
德之不修 一章 会墨	1961
庞大奎 一篇	1966
子曰为政以德 一节 会墨	1968

吴其濬 一篇	1973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会墨	1975
费庚吉 一篇	1980
曰修己以安百姓 会墨	1982
陈 沆 一篇	1986
入其疆土 有庆	1988
陈继昌 二篇	1992
仁者先难而后获 会墨	1994
行而世为 二句	1999

弘 历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弘历(1711—1799),姓爱新觉罗氏,清世宗第四子。雍正十一年(1733),封和硕宝亲王,总理军机,咨决大计。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世宗病逝,他受遗诏即皇帝位,改元乾隆,故通常称乾隆皇帝。乾隆六十年(1795)除夕,他归政于子,为自动禅位于皇子的第一位皇帝。嘉庆四年(1799)正月二日,作绝笔诗《望捷》。三日,驾崩,享年八十九岁。乾隆朝的中国疆域,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西至葱岭,东至库页岛(其中中国东北和西北及北部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在清末被俄罗斯沙皇以武力掠夺去,已划归俄罗斯版图),史称“乾隆盛世”。著有《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存诗四万四千六百零八首,存文一千五百六十篇;另著有八股文二十七篇。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君子有因民之政，不言所利而利大已。

夫民之所利因而利之，未始言利而惠不已溥哉？

且夫天地有生物之德，而不能见成物之功，非天地之气有不足，盖委其权于裁成辅相之一人焉。

是故万古此天地也，天地无已时，则天地之生物亦无已时。钦若对越者，必能体仁而后为天地之肖子。

万古此民人也，民人无穷尽，则民人之所资亦无穷尽。建中立极者，必能推己而后为民人之父母。

故其为政，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思民之所惧莫如饥矣。终日不食则饥见于色，而可或怠乎？民有田也，教之耕焉；民有耕焉，教之获焉，上之人未尝夫人而哺之，而天下之人莫不足于食者，惟因匹夫之能耕，而处之得其道也。

思民之所畏莫如寒矣。终岁不衣则寒迫于体，而可少缓乎？民有桑也，教之蚕焉；民有蚕焉，教之织焉，上之人未尝夫人而衣之，而天下之人莫不足于衣者，惟因匹妇之能蚕，而谋之有其方也。

言尽取者，惟知取民之利以为己利，不知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君子上因乎天，下因乎地，固非捐我所有以益人所无，而利已大矣。

言兴革者，惟知尽物之利以为民利，不知物有或缺，民何所资？君子因人官之，能并因物曲之利，固非驱民以不能而就我之独知，而利已溥矣。

骤成者必有近忧，是以耕九余三，实是纯王之政；

小补者斯无大益，是以取此缀彼，终为杂霸之施。

体仁长人，利物和义，惟在君子之一因而已矣。

——《乐善堂全集》

【译文】

君子根据人民需要施政，不讲所利而对人民有大利罢了。

根据人民利益施行惠民之政，不曾讲利益而对人民的实惠不已普遍吗？

况且天地有生育万物的美德，而不能看到成就万物的大功，不是天地之气有不足，大概在于授予权柄于制定符合天地自然规律的治国之道以辅助人民之所宜者人君一人。

所以千万年存在的是此天地，天地没有终止的时候，而天地生育万物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遵循发扬天地好生之德，一定能够恭行仁道而后成为天地的优秀之子。

千万年存在的是这些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无穷无尽，而人民之所依靠生存者也是无穷无尽。建立中正之道以树立至高的准则，一定能够推己及人而后成为人民的再生父母。

因此其施政，都以人民利益为归。

想人民之所恐惧没有什么比得上饥饿了。整天不吃饭饥饿就反映于脸色，而可以有一时的怠慢吗？农民有田地，应该指导他们耕种；农民会耕地，应该指导他们收获。上位之人不曾给众人食物吃，而天下人民无不满足于所食用的粮食，只因为农民之能耕种，而耕种收获符合耕田之道啊！

想人民之所害怕没有什么比得上寒冷了。整年不穿衣服就寒风刺骨，而可以稍许缓慢吗？人民有桑树，应该指导

他们养蚕；人民有蚕丝，应该指导他们纺织。上位之人不曾给众人衣服穿，而天下人民无不满足于有衣服穿，只因为农妇养蚕制衣，而养蚕纺织有其方法啊！

讲聚敛财物者，只知道征取人民财物以为自己所有，不知道百姓不充足，君子怎么能够充足呢？君子上依附于天，下依附于地，固然不是捐献我的所有以增加他人之所无，而自己获利已经很大了。

讲兴利革弊的人，只知竭尽万物之利以满足人民之利，不知天下万物有时或者缺少，人民有什么依靠？君子根据人民之有无而管理并能根据万物性能各有所利，固然不是驱赶人民所不能而迁就我之所独知，而人民获利就已经很普遍了。

迅速成就的人一定有近忧，因此九年耕地三年食用而有剩余，确实这是纯一之王道；

小补缺陋的人那用处不大，因此拆东补西以满足一时之需，最终是施行王道杂霸道。

恭行仁道能为君王，益于万物以应和道义，只在于人君一切根据人民的利益去做罢了。

【题解】

题出《论语·尧曰》：“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尹氏曰：告问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备者也。故记之以继帝王之治，则夫子之为政可知也。”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发明仁义之端，而教之以扩充之道焉。

盖不忍不为，仁义之端也，而能达之于其所忍所为，岂非仁义之全者乎？

今夫性本于天，情原乎性，而均统于一心；心有私欲，则不能统性情，而所发者或背于理，而失于宜矣。然其本心之良，固在也。

夫不忍不为之心，人孰无之？见入井之孺子，则有怵惕惻隐之心焉；见委壑之亲体，则有顛泚反掩之举焉，是即其良心之有所不忍焉耳。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也；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是即其良心之有所不为焉耳。不忍不为之心，非一时有动于中，而有合仁义之道乎，是仁义之端也。

然不忍不为之心，人孰尽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是其不忍有时而忍矣。万钟之粟，不辨礼义而受之；富贵之中，而犹思垄断而登之，是其不为有时而为矣。忍与为之心，非一时蛊惑于中，而背仁义之道乎，是仁义之贼也。

仁义之贼，不可不屏去也；仁义之端，不可不扩充也，亦在达之而已矣。

不忍己之饥，推之为不忍人之饥；不忍己之溺，推之为不忍人之溺，非特此也，其必有播谷树艺之政焉，疏河决汙之法焉，斯所以达之于其所忍者至矣。

苟有愧于天者不为，则凡愧于天者皆不为也；苟有忤于人者不为，则凡忤于人者皆不为也，非特此也，其必不行一不义焉，不杀一

不辜焉，斯所以达之于其所为者至矣。

苟能达之于其所忍所为，非仁义之全也哉？谨之于几，慎之于动；诚之于思，守之于为，而仁至而义尽矣。

——《乐善堂全集》

【译文】

阐明仁爱正义的发端，就是教人懂得扩充仁爱正义的方法。

大概人人皆有不忍之心和不愿做之事，这就是启迪人们做仁爱正义之事的发端。因此而能扩充到其所忍所为，难道这不是仁爱正义的全部吗？

人性本是天赋，人情源于人性，而皆统辖在心；人心有了私欲，而不能统辖性情，而其所显露有时心违背于理义，这就不应当了。然而其本心的善良，固然是存在的。

不忍与不愿做之心，谁能没有呢？看见落井的孩子，而产生惊惧怜悯之心；看见蜷曲在阴沟里的亲人，而心中惭愧以之将遗体掩埋，这即是其良心有所不忍心看见罢了。吆喝给人东西，行路人也不会接受；践踏食品给人，乞丐以不洁而不顾，这即是其良心有所不愿意罢了。不忍与不愿做之心，不是一时感动于其心，而这样做合乎仁爱正义之道，这正是仁爱正义的发端。

然而不忍与不愿做之心，谁能做尽呢？狗猪吃人食，而不知限制；道上有饿死人，而不知赈济，这是其不忍而有时能忍啊。优厚俸禄，不分辨是否合乎礼义而接受；富贵之中，而还

想再登一阶,这是其不愿做有时而愿做啊。忍与做之心,不是一时迷惑于其心,而这样做违背仁爱正义之道,这正是仁爱正义的贼子。

仁爱正义的贼子,不可不除去;仁爱正义的发端,不可不扩充,也就在于达到其所忍与其所愿做而已。

不忍自己饥饿,推广到不忍他人饥饿;不忍自己陷于困境危难,推广到不忍他人陷于困境危难,非但如此,其还必有播谷种植一类政事,还有疏通江河防灾害保丰收的方法,这就所以达到了其所忍的极点了。

如果偶尔有愧于天的事不做,则所有愧于天的事都不做;如果偶尔有愧于他人的事不做,则所有愧于他人的事都不做,非但如此,其必不做一件不义之事,不杀一个无罪之人,这就所以达到了其所为的顶点了。

如果达到其所忍所为,不正是仁爱正义之全吗?谨严于细小,慎重于行动;诚信于所思,守持于所为,因而就能做到仁至义尽了。

【题解】

题出《孟子·尽心》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惻隐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为,此仁义之端也。然以气质之偏,物欲之蔽,则于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达之于所不能,则无非仁义矣。”